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巧藝部五

畫

畫五

增詩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
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
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唐徐安貞題襄陽圖詩
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見昔遊岷山思駐馬漢水憶回舟

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
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詩曰百丈素崖裂四山
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深雲
漢來聞君寫真圖島嶼備縈迴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
苔幽絨儻相傳何必向天涯 又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詩曰眞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峰入霄
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窓瀛海入几案
煙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

嶸若可陟想像徒盈歎杳與真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
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又燭
照山水壁畫歌曰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
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
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
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魂魄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
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
之向溟渤 又粉圖山水歌曰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

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
空翠如可埽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繇三江
七澤盡洄洑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
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
可到三山巔西峰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東崖
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緜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
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
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

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
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孫逖奉和李右相書

辟畫山水詩曰廟堂多暇日山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
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戶牖三峽繞檐楹花柳窮年發煙
雲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時行氣染荀香馥光含
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冲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
載榮 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詩曰澹埽荆門煙明標
赤城燒青蔥林間嶺隱見淮海徼援毫無逃境遂展千

里眺 岑參劉相公中書江山畫障詩曰相府徵墨妙
揮毫天地窮始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瀟湘在簾間廬
霍橫座中忽疑鳳皇池暗與江海通粉白湖上雲黛青
天際峰晝日恒見月孤帆如有風巖花不飛落澗草無
春冬擔錫香爐緇釣魚滄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塵外
蹤富貴心獨輕山林興彌濃喧幽趣頗異出處事不同
請君爲蒼生未可追赤松 杜甫薛少保畫鶴詩曰薛
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

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
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庾鄰高堂未傾
覆幸得慰佳賓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
恥飲滂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又題楊監又

出畫鷹十二扇詩曰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
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
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舍元仗天寒大羽獵
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

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眞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是

翻韝上 又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曰高浪垂翻

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

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又觀嚴鄭公

廳事岷山沱江圖詩曰沱水臨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

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

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藥

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成玄圃外

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邱
壑道難忘 又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曰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
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
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潏山水
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
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又劉少府新畫山水
障歌曰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

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
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
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
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
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
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敲岸側島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
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
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韞從此始 又題李尊師松樹
障子歌曰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
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
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
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
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
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又題韋偃爲雙松圖歌

曰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
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
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
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
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减錦繡
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公放筆爲直幹 又畫鵲行曰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
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

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
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
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詩曰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
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
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健仔傳詔才人索盤
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
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

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霜
蹄蹴蹋長楸間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
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
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
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
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又丹青引
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
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
見承恩數上南熏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
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
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
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園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
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彫喪將軍畫善蓋有
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
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
下終日坎壈纏其身王季友觀于舍人辟畫山水詩
曰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上
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
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爲郎士元題劉

相三湘圖詩曰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

自有東山幽

元稹畫松詩曰張璪畫古松徃徃得神

骨翠帚埽春風枯龍戛寒月流傳畫師革竒態盡埋沒
纖枝無瀟灑頑幹空突兀乃悟塵埃心難狀煙霄質我
去浙陽山深山看真物 李遠贈寫御真李長史詩曰

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顏不動紫毫輕初分隆準山河秀
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
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顧況范山人畫

山水歌曰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
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
繞山川身不行 白居易畫竹歌曰植物之中竹難寫
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
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
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苟而成由筆成
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
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

西叢七莖勁而健曾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
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
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色自言便
是絕筆時從今此竹猶難得

裴諧脩處士桃花圖歌

曰一從天寶王維死於今始遇脩夫子能向鮫綃四幅
中丹青暗與春爭工勾芒若見應羞殺暈綠勻紅漸分
別堪憐彩筆似東風一朵一枝隨手發燕支乍濕如含
露引得嬌鶯癡不去多少遊蜂盡日飛看徧花心求入

處工夫妙麗實絕奇似對韶光好時節偏宜留著待深
冬鋪向樓前殢霜雪 宋韓琦觀胡九齡畫牛詩曰江

天雨雪易溟濛風勢掀號摧古木敲斜蓑笠趁牛歸蕭
疎暮景煙邨宿奇哉胡掾老筆不可到戴叟重生須死
伏吾觀諸牛之態雖盡妙尚有所遺思未熟牛於生民
功最大不畫牛功牛亦辱胡君胡君聽我言別選輕綃
成巨軸寫出區區耒耜勤貴知天下由吾方食足 蘇
軾王維吳道子畫詩曰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

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
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
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龜摩詰
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
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
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
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吾觀

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又韓幹馬十四

匹詩曰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駿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籟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
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
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
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
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朱子題祝生畫詩曰裴侯
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祕不

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挲三太息問君
何處得此奇和璧隋珠未為敵荅云衢州老祝翁曾次
自有陰陽工峙山融川取世界咳雲吐雨呼雷風昨來
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然妙處容我識為我
埽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首十年齊掣電裴侯
已死我亦衰祇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鬚不變筆下
江山轉蔥蒨為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樓
鑰催老融墨戲詩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

命 王庭珪題惠崇畫秋江鳬雁詩曰老崇學畫如學

禪中年悟入理或然 何夢桂和南山弟虎圖行曰高

堂突兀生崇岡於菟眼電牙磨霜古言市虎人不信誰

信挾一來座傷衆犬僵仆兒輩走猛士腰弩成蹶張老

翁卒見亦驚怪更欲騎取參西皇乾坤沴氣產尤物誰

為驅雷入神筆古樹蕭蕭風刁刁陰崖幽幽雲墨墨橫

行顛顛不畏人弄子庭除成穴窟藍田飲羽驚夜行今

乃捋鬚當白日畫圖畫虎心自知觸目或疑猶喘息世

間多少涪邨民毛爪未完心已易 金党懷英題春雲

出谷圖詩曰春雲乍出山有無春雲已去春山孤山光
空濛不可寫正要雲氣相縈紆山吞雲吐變明晦半與
巖谷生朝晡輕林蕭蕭暗溪樹餘影漠漠開樵居舟人
棧櫂並沙尾坐看縹緲搖空虛巧分天趣出畫外韻遠
不與丹青俱今人重古不知畫但愛屋漏煙煤汙惜哉
東坡不及見此本詩中獨有疊嶂煙江圖 高永跋段
志寧山水詩曰蒼壁雲氣湧長松風雨寒湍流劈山出

玉虹飲溪灣
胸中無雲夢
筆底無江山
想見破墨初布

袖蛟龍
蟠壯觀
駭魂魄
萬象本自閒
寒齋靜相對
遠意

空追攀
元陳深
駿馬圖詩曰
王良伯樂骨已朽
曹霸

丹青亦希有
開圖欸見神
駿姿對酒高歌雄
劍吼祇今

騏驎困鹽車
落日長鳴漫
昂首蚩蚩俗
眼迷天機相士

嫌貧馬嫌瘦
趙孟頫題畫山水圖詩曰
移得山川勝

坐來煙霧空
窗中列遠岫
堂上見青楓
巖樹參差綠林

花掩冉
紅鳥飛天路
迴人去野橋
通邨晚留遲日樓高

納快風琴尊會仙侶几杖從兒童疑聽孫登嘯將無顧
愷同微茫看不足瀟灑興難窮碧瓦開蓮宇丹樓聳竹
宮亂泉鳴石上孤嶼出江中藉甚丹青譽益知書畫功
煩渠添釣艇著我一漁翁 又題墨雁詩曰鴻雁棲棲
遵渚黃蘆索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滄洲

虞集子昂墨竹詩曰子昂墨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
風古來篆籀法已絕止有木葉雕蠶蟲黃金錯刀交屈
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

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當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

空落月年年照秋屋 又畫鶴詩曰薛公少保昔畫鶴

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僻久微茫故物都非況城郭

長鳴闊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借懸素壁憶真侶

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絕棲泊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

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石來蒼冥驅山奔海

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 柳貫煙江疊嶂圖歌曰君

不見帝堦王家寶繪堂山川發墨開洪荒重江疊嶂詩
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叟伸紙
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葦蕭騷藏澤藪白雲
飛不盡青冥百丈牽江入樊口墨花照几射我眸我為
寥芳歌遠游胷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所無滄洲我疑
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四溟一觴豆瑣細
弗遺囊楮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與俗工爭醜好楚山
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埽拈來闕董散花禪別出

曹劉斲輪巧披圖我作如是觀毛穎陶泓共聞道嗚呼
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翔麟舍夫毛骨論形似如此
鑒賞焉能真後來有問延祐脚意索舉似吾方歟明
劉基題山水圖詩曰天下名山隨處有畫圖流傳亦良
久祇園道人展橫幅觀者稱誇同一口蒼梧九疑高插
天卷而懷之不盈手巨靈驚呼盤古怒地軸坼北昆侖
剖太陽出海開杳冥嶓冢岷峨大如斗華軒無人清畫
閒恍然置我匡廬間金輪迴出牛女上遠近羅列千雲

鬢江花野竹青錦斑嵌巖斷石蛟鼉顏岡盤谷轉絕徑
路但見湖水迴瓊環白沙洲暖春風起南船挂帆北船
樣吳波不盡芳草外楚岫半入長煙裏夜深小龍行雨
歸宮亭月落彭郎磯旌陽步虛盧老和雜佩散作虹蜺
飛百年塵世真夢寐回首旌旗塞天地舊遊何處成渺
茫一曲狂歌數行淚青丘弱水迷方壺武陵桃源今有
無瑤臺三島消息斷安得羽翼歸清都 王冕題趙千
里夜潮圖詩曰去年夜渡西陵關待渡兀立江上灘灘

頭潮來倒雪屋海面月出行金盤
水花著人如撒霰過耳斜風快如箭
叫霜鴻雁零亂飛正似今年畫中見
寒煙漠漠天冥冥展玩陡覺心神清
便欲吹簫騎大鯨去看海上三山青
倪瓚自題畫曰摩詰畫山時見山不

見畫松雪自纏絡飛鳥亦閒暇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
似郊行及城遊物物歸畫筭為問方厓師孰假孰為真
墨池挹涓滴寓我無邊春蘇伯衡題春晴江岫圖曰
尚書襟懷絕瀟灑揮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頗自珍

數尺新圖為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
東風綠徧汀洲草總是歧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
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翦得
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却上高臺望
但見遠海連天流暮歸朝出誰與侶蜃霧蠻煙結悽楚
木棉花落鸚鵡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危素題宋好古
墨竹詩曰我憶東曹粉署郎琅玕寫就拂雲長祇疑散
步雲林曲獨聽秋聲待晚涼 張以寧題米元暉山水

詩曰高堂曉起山水入古色慘澹神靈集望中冥冥雲
氣深祇恐春衣坐來濕江風吹雨百花飛早晚持竿吾
得歸身在江南圖畫裏令人却憶米元暉 錫松題葛

洪移居圖曰前行白羊四角羸誰其驅者鬍鬚兒獐獐
一犬嗥而馳舉鞭護羊訶止之背有囊琴結黑絁嫗後
負畫策以追少婦騎牛牛步遲兩兒共載兀不欹大者
坐擁斑文狸小者索乳方孩嬉母笑不嗔還哢咿復有
鬍者肩童羈引手向翁如反傲蹇驢龔地行欲疲兩耳

逆豎愁風吹老翁
龐眉方頤頤顧瞻妻子色孔怡似語
前言路向夷爾兄在前爾勿癡爾母正念爾弟飢高憤
顓奚荷且持藥瓢囊襜何垂垂有捄者柄相參差傷有
二卷一解披趁行苦忙奚不知我觀此畫喜復疑問翁
為誰莫可推或云葛令之官時移家勾漏乃若茲人生
多異在侈靡如此行李胡不宜骨肉在眼無餘資陳巖
作圖真畫師筆蹟縹緲如飛絲中有妙意世莫窺我吟
將為仕者規如不見畫當求詩 王行自題畫詩曰高

館良宵睡思遲
葛巾重著半醺時
都將滿抱林泉興
付

與閒窗墨半池
方孝孺題王叔明墨竹詩曰分枝綴

葉人所知
要外枝葉求神奇
天機貴足不貴似
此事不

可傳諸師
王紱寫晴竹詩曰我愛君家遠城郭
繞檐

竹色侵簾幙
醉中揮翰寫晴梢
湘雲一翦春陰薄
看來

頓覺風氣清
耳邊恍若聞秋聲
嘯歌到晚不歸去
高臥

翠陰呼月明
李東陽題王舜耕山水圖詩曰溪聲潺

湲雜林壑
山勢蜿蜒去還却
浮雲欲起未起時
半在溪

頭與山脚入空高鳥飛欲盡背屋斜陽慘將落更無賸
地與閒人縱有紅塵何處著南畝老翁雙鬢斑筆法頗
似高房山少年豪宕老疎放往往醉墨留人間平生畫
癖兼山癖一見此圖三歎息媿我不如樓上人日日開
窗看秋碧 王守仁題畫詩曰隨處山前著草廬底須
松竹偃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
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
題詩在翠微 顧清題墨菊詩曰郎中畫菊真是菊蒙

泉蒲萄太常竹一時能事并馳聲豈直文章難繼續狂

揮急埽皆稱意不特品高機亦熟西涯坐間生色障一

見當時已心服不知何日到君家盡洗朱鉛鬪清淑疎

篁古木交映帶深淺生枯俱入態欹風一枝驚欲折倚

竹數叢如有待飛鸞墜羽時自壓老蛟蛻骨令人駭張

顛草聖久寂寞何意茲晨忽傾蓋董其昌題所畫寒

山圖詩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

漱閒家具又入山中篋裏書盛時泰題畫詩曰老樹

了牙鐵作柯亂竹縱橫拂雲起誰知一段秣陵秋寫在
癡翁半邊紙癡翁癡翁蓬萊精有時拈筆人皆驚想見
臥癡樓上景狂歌醉舞鳴秦箏我本大城山裏客看君
圖畫來君宅出門却被強題詩坐對疎棚豆花白

原賦晉傅咸畫像賦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
定見其涕血殘刑之形情以悽然辭曰惟年命之適短
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
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

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瀝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
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
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
殘軀以證璧 增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雅女
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
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
生峨嵋之陽雌黃出嶠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
挺青蛉之岑粉則南陽鈇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族以

為此扇為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
促織兮始鳴秋蛾兮載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行
衰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塵度俄然而一代
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為綵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紳

唐歐陽詹洪崖子圖賦曰矯矯徵君居幽行閒朗詠堯
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畫
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
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

始睇疑在野而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蘿纖纖以垂
帽草芊芊而藉履服惟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覩
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貞形如植以亭
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
方秀千峰初霽神飄飄以自遠心悠悠而不繫我之心
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於此堂 黃滔誤
筆牛賦曰王獻之續畫彌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
點應機而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

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團扇羽輕素繒雲薄搦金筦以
如翦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澄神丹鵲臨風緬
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煙飄著隱映
瑕匿依稀漆濃既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曷從南容之
玷難磨空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
搗成隨宜演出斯須亡墮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質筆
為鋒也無慙賣劍之年墨作池焉豈媿蹊田之日則知
負藝通神呈功駭人遽從無而入有俄背偽以歸真況

乎烏文黛暗駁彩花新兔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
尚對遙懷食角之因足令飲潁牽懷飯秦動思坐驚踐
葦之處立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紉罔殊衣惹而飾繒
奚異經年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閒豈有駕車之
意 謝觀誤筆成蠅賦曰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既失手
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
從宜善奪真而不異原夫裂素凝璧纖毫露鋒展霜花
以雲薄墜松煙而漆濃於不可為之處見不可去之蹤

處小瑕之間義寧有怒居太白之上污實難從由是潤
色成功從權善補逐手見營營之狀隨筆長薨薨之羽
乍若蟋蟀之居壁復類蠨蛸之在戶然而迴立素絲不
失毫釐倅止樊之貌類附驥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
與點也於一顧一盼之際默而識之將起枚生之說那
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
悅目而賞隱映纖絺之內囊螢處中附麗糾組之間牖
蟲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真始自不材之點俄成

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誘讒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綃
而色新已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
迷邈迨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
其筆誤懿夫汚不足誚瑕豈難除知過善改巧思橫舒
卒能珍賞翫之不渝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之禾麥景
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荆浩畫山水賦曰凡畫山水意
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
無皴隱隱似睂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

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看兩蹊
樹觀頂顙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
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
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
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
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
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
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

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

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邨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

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

遠者疎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

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挺直長於石者拳曲而

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春景則霧鎖

煙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

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

一色簌簌疎林雁橫煙塞蘆花汀冬景則樹枝雪壓
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澹酒帘孤邨風
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
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
靄依稀山光淺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
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犬吠疎籬僧
投遠寺帆卸江渚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
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荒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

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
樹為衣樹借山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
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玄微 明
何景明畫鶴賦曰何匠氏之殊絕超丹青之矩度寫仙
禽以逼真陋凡鳥而不顧想意像而經營運精思以馳
騫假孤致於墨華得高標於毫素麗藻質以明煙揮風
翎而刷霧倚粉壁而駢頸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
髴真天然之神趣偉茲羽之獨靈考仙經之遺篇鍾浮

曠以化胎善導引而延年志清迴而內真儀皎潔而外
宣音獨唳而聞野翼一飛而翀天見樊絳而恥嬰仰海
嶠而思騫朝翱翔於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玄圃之中
秣閭邱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妄遷協雲簫而清嘒隨蛺
蝶以遙旋狀倉庚之喈喈溜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鸚
鵡非好殺之鷹鷂拂練光而凝思挹繪采而生憐松團
碧蓋苔斷紫錢徊徘徊竹下俯仰梅邊翮窮秋而益勁心
寒歲而彌堅謝逋仙於西湖展少保之青田乃若琴尊

寡和山林無主翠巘絕鄰華表誰語路杳杳以失雲庭
栖栖而宿雨露淒淒以霑階霜肅肅而入戶抗圓吭以
長吟整修毛而獨舞意衍衍而欲伸態昂昂而猶武續
遺哀於絕絃悲弔影於廢廡懷萬里之長風眺三湘之
極浦憶煙水而葦巢甘雁鶩以為伍憩夜渚而葦寒食
秋塘而蓼苦孰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及夫上都
富舍畫彩盈庭錦燦爛兮金谷花窈窕兮朱亭刻犀象
兮繡柱閑孔雀兮翠屏徒流丹而映綠俱含意而論形

彼靈質之殊操羞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駭衆亦飛去
而冥冥悵良工之弗值羌誰識其高情撫斯圖以睇視
久延佇以徜徉欣物品之有遇見嗜尚之匪荒既獲貯
於廣篋遂薦觀於華堂儼縞衣而不驚騰玉羽而將翔
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賓客而舉目顧軒楹
而有光疑照景於金閣訝棲霞於玉房吁嗟鳥類比之
君子遇則霄漢失則荆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非恃寵
而乘軒亦何心於傾市依日月於蓬壺隔塵沙於弱水

聞玉笛之我招繞珠樹而相倚感人主之畜養常反顧
於千里凜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 徐渭畫鶴賦
曰朱冠縞衣四池墨緣鐵脰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
圓吭聞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追
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位爾其焦山瘞銘桂陽
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
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
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徵精

名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
青田掃束穎而希冀其丹嶠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
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藩而高赤壁夢
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纔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
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
兮鎔總頂殷荔而低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
鴈以為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
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

蒼

原贊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玄菟南漸朱鳶交河悠
遠合浦迴遭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增唐符載張璪員外畫雙松贊曰世人丹青得畫遺
跡張公運思與造化敵根如蹲蚪枝若交戟離披慘澹
寒起素壁高秋古寺僧室虛白至人凝視心境雙寂

原序魏曹植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
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

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
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寮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
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增宋王微畫敘曰古人之作畫
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
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
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
畫寸眸之明曲以為嵩高趣以為方丈以友之畫齊乎
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睂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崖鬱秀

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規方圓出焉然
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
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
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
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
也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曰尚書祠部郎張璪
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儔之妙居長安中好事者
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

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
閒無事士君子往往獲其寶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
澧陳讌宇下華軒沈沈尊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愛
公天縱之思歟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撫奇蹤主人奮裾
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
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
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颼戾天摧挫幹掣撓霍瞥列毫飛
墨噴梓掌如裂離合惝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

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
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
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元化而物在靈府不
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
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舐
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 元
楊維禎圖繪寶鑑序曰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
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

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增記唐王藹祖二疏圖記曰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

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
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
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
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將激吾將勇於畫
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
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其觥而罍罍即倍犧壺之數而樂
師差於前樂有等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
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

畢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
咤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
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
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
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
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
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
絮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

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白居易畫記曰張氏

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
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
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
者時余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
盡出之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
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
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

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 劉長卿張僧繇畫僧記曰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嘗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

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
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
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
寤遽以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
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
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為干將莫邪散而復合亦
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歿子孫不守有姬嚮之於市為校
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僭卒傳故人劉傑
傑居少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亂避地淮陰與
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
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之
寶藏矣 宋蘇軾淨因院畫記曰余嘗論畫以為人禽
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
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
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

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
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
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
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
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
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
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
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

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增詔唐德宗詔曰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閔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徃思今取類非遠 憲宗手詔曰

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

省躬豈好奇而玩物

原啓梁元帝謝上畫蒙敕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圖更難擬議成蠅罕術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媿景山寵踰魏皇之詔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傷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增題跋宋黃庭堅題七才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

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邪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習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蘇軾書蒲永昇畫後曰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版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

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
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
不肯一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
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
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
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
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
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

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
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
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
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又書吳道子畫後
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
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
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
古今一人而已 明徐渭書夏珪山水卷曰觀夏珪此

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
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
已 鍾惺題貝葉畫曰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
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為法惟是留之至今
守而無失故可念也

增書明徐渭與兩畫史書曰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
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
密如無地為上 又曰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

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
為妙品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謹案卷三百二十七第二十一頁後三行戲拈禿
筆埽驂駟刊本筆訛壁據杜集改

卷三百二十八第三頁前二行若待功成拂衣去
刊本衣訛身據李太白集改

第七頁後七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刊本前
訛南據杜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駿

謄錄監生臣浦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巧藝部六

圍碁

圍碁一

圍碁
文曰奕圍碁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

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

喜曰視君不如奕碁其何以免乎奕者舉碁不定不勝
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

於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增山海經曰
休與之山有石焉名曰帝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鶉卵
方言曰圍碁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揚子法言
曰斷木為碁椀革為鞠亦皆有法焉 後漢紀曰夫奕
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
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 吳志曰
孫權太子和嘗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
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 又韋

曜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又
曰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碁為手談

魏王粲圍碁賦序曰清寧體道稽謨元神圍碁是也

左思賦曰顧非纍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 顏氏

家訓曰圍碁有手談坐隱之名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憤
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周書儒林傳曰譬猶碁劫相持

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 杜陽雜編曰日本

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棊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涼故謂之冷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棊局光潔可鑒 五代史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 宋史潘慎修云棊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

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碁矣 夢書曰夢圍

碁者欲闢也

宋張擬碁經曰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

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始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為四隅以象四時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局方而靜碁圓而動自古及今奕者無同局能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所未至矣 又曰碁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 明楊升菴集曰諺云敗碁有勝

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圍碁二

原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增潛確類書曰烏

曹作賭博圍碁 劉向說苑曰晉孫息諫曰臣能累十

二碁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有甚於此者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於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

竹下圍碁 原蜀志曰魏軍次於興平假費禕節率衆

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於時羽檄交馳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禕至賊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又曰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碁太祖皆與埒能增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碁因論軍旅 晉陶潛搜神後記曰嵩高山北有大穴嘗有一人誤墮其中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見草屋

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

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

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

出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

食者龍穴石髓也 晉書曰賈謐嘗與太子奕碁爭道

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

山堂肆考曰晉潘茂名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碁

立觀久之道士顧謂曰子亦愛此否荅曰入猶蛇竇出

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

原晉中興書曰陶侃為荊州

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
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 俗說曰殷仲堪在

都嘗往看碁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於時袁羌與人共
在窗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答如流圍碁不
輟袁意傲然如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增世
說新語補曰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
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

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又曰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

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
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
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惟圍碁見勝

酉陽雜俎曰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
鳳形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顏延之坐圍碁免官

沈約宋書曰羊元保為黃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太
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集事淵海曰齊高帝

性寬常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
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齊書曰陸雲
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
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 梁書柳惔善奕棊帝每
敕侍坐仍令定棊譜第其優劣 南史到溉傳曰梁到
溉為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
之曰狀如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孔帖曰龐師古泊清
口張訓自漣水來楊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為前鋒師古

易之方圍碁軍中不顧 文苑彙雋曰黎州圖經云有
人駕牛采樵入蒙秦山見二老人奕碁其人繫牛坐斧
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
爛牛已為枯矣 唐張說虬髯客傳曰虬髯客偕一道
士與衛公李靖俱謁劉文静時方奕碁起揖而語少焉
文静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
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道士慘然歛碁子曰此局全輸
矣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有一待詔賈元者常侍上碁

太宗饒元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當榜汝旣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非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旣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旣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酉陽雜俎曰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 又曰上夏日

嘗與親王綦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

康國獬子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酉陽雜俎續集曰東

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處建蘭若庭

中桐始華有異蟲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

網獲一寘於紗籠中忽有數人翔集籠首若相慰狀曰

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為禮星

子詞當為料理禪師舉籠放之 潛確類書曰王積薪

夢青龍吐綦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天中記曰翰林

基者王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
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
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
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
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
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揅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
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北夢瑣言曰
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甚精敏

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碁能忽奄然

趙德麟侯鯖錄曰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遠為守宣宗
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碁如此安
能治民也 杜陽雜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
子善圍碁上敕顧師言待詔為對手至三十三下勝負
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
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
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掩局而吁曰

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
三十三鎮神頭圖 天中記曰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
不曉碁一日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
詔觀碁凡所指畫皆出人意 又曰後主初嗣位數與
嬖妾奕碁蕭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
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
罷奕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
藝文而琴碁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

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棊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棊蓋當時事也 明劉仲達鴻

書曰王荊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 山堂肆考曰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棊初未有得乃買棊局一副歸懸於室卧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萬幾餘暇留心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

路鈴因郊祀乞奏補懇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
庭不肯放行耳 河東記曰馮舉鎮淮南有一叟謁之
稱南山木強人能論兵及驗之乃一局碁耳 中州集
曰金史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碁搦之技
亦絕人遠甚 元周達觀誠齋雜記曰齊婁逞乃東陽
女子變服為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 明
朱國禎遜國臣傳曰劉長史璟文成公次子也嘗至燕
文皇與奕璟輒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

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 從信錄曰宣德中

召用舊人蹇義等皆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圍棊曰
臣不會著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
不教無益之事 馬觀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國俗好賭
博如把龜奕棊鬪鷄皆索錢具也 王弇州四部彙曰

余少時睹鮑生一中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批亢擣虛
無衡陣耳 王穉登荆溪疏曰計入荆溪之日坐舟中
看萬子寅與吳幼元奕子寅寬然長者他喜怒不少見

顏色惟奕顧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提局擲子迸散如走盤幼元愈捧腹謔之其氣愈盛甚者自搏頰俄復手談津津忘之矣

圍碁三

原賭墅爭道

苻堅入寇衆號百萬京師震懼謝玄入見安安夷然不懼曰已別有旨玄不敢

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出遊小墅與玄碁賭墅安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矯情鎮物如此

王導與其子說奕碁爭道導笑曰與爾似有瓜葛那得為爾

忘憂

致志

祖訥字士言好

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奕碁訥曰以忘憂也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使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秋是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俱學弗若之矣

爛柯

投局

晉書曰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碁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宋書曰謝弘微性無愠色末

年與人圍碁西南有碁死旁有人曰南風急或覆舟人悟救之大怒投碁於地識者知其暮年

言陣

見智

曹子建喻兄作園碁言陣如此淮南子曰行一碁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

無益

有禁

吳韋曜字弘嗣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以為無益命曜論

之管子五政禁博奕其一也

增九品

十要天中記曰夫圍碁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

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鬪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宋史

潘慎修傳曰慎修字成德善奕碁太宗屢召對奕因作碁說以獻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問

易

賭詩

上見圍碁二
碁薛昂門下與

合璧事類曰荆公在鍾山下
馬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

善詩荆公為代作令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官
達出知金陵或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坐上
賭新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
碁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嘲也

兩奩

幾

局

王安石碁詩曰戰罷兩奩收黑
白鄭谷碁詩曰幾局賭山果

運智

通神

石介觀碁

詩曰運智奇復詐
有碁師閔秀才說嘗有道

宋姚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褒信縣
善碁凡對局率饒人一先

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
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聞聲

對面

白居易碁詩曰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杜荀鶴碁詩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

守默

藏機

高輦詩曰不言如守默設計似平讐
陳元興詩曰對面心千里藏機勢萬般

閑爭

靜算

程伯淳棊詩曰却凭文楸還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歐陽炯棊詩曰靜算山川千里近

玉局

石枰

洪玉父棊詩曰敢言白玉局聊取紫羅囊柳宗元記曰仙奕山始登者得石枰於

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

龍牙

馬鬣

孔帖曰取蛻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橫出

文苑彙雋曰王積薪每出必畫紙為局與棊子并盛竹筒中繫馬鬣間

鬪棊

飛棊

南齊

書蕭惠基傳曰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

戲遲巧

於鬪棊

又虞愿傳曰明帝好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

賭戲

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

抗不能斷

帝終不覺好之愈篤

推枰

亂局

山堂肆考

曰昔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杜預表適至言伐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虐

宜亟討之記纂淵海曰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棊敗則手亂棊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奏

論制律吳志曰孫權太子和以博奕妨事費曰無益於用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

庶子韋曜退而奏論和以示賓客列朝詩集本傳曰王思任有雋才居官通脫自放好以詼諧為文倣法律

製奕律枚臯郭舍人之流也守分惜名天中記曰宜春王李從謙璟之第九子也璟於

苑中與宰相奕棊令從謙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

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又曰韋延祐圍棊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兩

路虛心適性山堂肆考曰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

問李旼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諧之外勿以棊子役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即不

虛矣又曰王荆公慕品殊下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
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歛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

勞神不如且已避惑忘恚湘山野錄曰太宗喜奕慕諫臣有乞編竄慕待詔賈元於南州

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坐馳睿襟神氣
鬱滯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世說

新語補曰李納性褊急酷尚奕慕每下子安詳極於寬
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慕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

改容取子布三派十設明馮元仲奕旦評曰永嘉

莫都忘其恚徐希聖若而人為之冠京師派則有汪曙程汝亮方子

謙若而人為之冠京師派則有顏倫善李釜若而人為
之冠又劉仲達鴻書曰圍慕十設一不得貪勝二入

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
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方罫側楸本傳曰盛

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鳴世字太古善奕碁每借方罫以翫世
馮鑒續事始齊武陵王作側楸碁局

數天星 觀

乾象

孔帖曰人能盡數天星則知碁勢

明王文祿龍

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
曰睡不安思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
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
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
乾象有變特

鬪白黑

象陰陽

韓愈詩曰圍碁鬪白

來奏聞耳

黑白相半

說佛法

裨聖教

漁隱叢話曰僧寶傳云

其堂以與客碁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因碁說法乃鳴
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敵手知音當機
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
門作活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

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
麓則時時頭掉休誇國手漫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
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
路迷誤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西京雜記曰杜陵杜

夫子善奕碁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
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有裨聖教
輸三物消

兩輪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碁子
輸紙筆硯三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蜀牋

端硯歐陽炯碁詩
日閒消日月兩輪空
金面盤檀心子
孔帖曰蘇尚

禪大為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碁盤尚書尋悟之
又曰關城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為碁子
白鸚

鵲墨狻猊天中記曰韓偓姚洎俱為翰林學士從昭
宗幸岐偓每與兩使敕令碁兩使不勝洎

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鸚鵡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
呼曰白鸚鵡洎應聲至
記纂淵海曰徐峯善碁段成

式欲窮其術峰曰子若以墨
狻猊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

然魚脂

刻龍腦

梁任昉述

異記曰昔楊氏家婦溺死化為魚其脂膏可然燈燭以
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下見檀
心子注

宜檐雨

對秋燈

唐杜牧之詩曰玉子文楸一路饒最宜檐竹雨瀟瀟

又山谷詩曰覆圖
聞夜雨下子對秋燈

文桑局

響玉盤

玉樓子曰堯教丹朱碁以

文桑為局犀象為子
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碁盤非有異術也

號碁聖

遇碁仙

抱朴子內篇曰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唐馮贄雲仙雜記曰卞子京遇碁仙束帶

拜金鑄紫堂仙仍坐於席
上勝克之利萬不失一

勝負心

殺活手

邵雍詩曰未去

交爭意難忘勝負心
詩曰安危心不動殺活手難專

作碁說

疏碁問

上見

十要注 明王

四脚盤

一色子

山堂肆考曰東坡云南岳李巖老好

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對手今被陳搏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

釣空鉤

落飛電

上見蘇軾詩 黃庭堅

原南風不競

局劫亦急

王獻

之觀人奕曰南風不競人曰此即所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曰近慙荀奉倩遠媿劉真長拂衣而去

陳

留阮簡字茂弘為開封府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圍碁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居

喪或觀

聞喪不止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容貌毀悴 阮籍聞母喪方與人

碁碁者求止籍留與淩而舉哀號咷吐血數斗

失禮迷風

廢時曠日

漢賈誼云

失禮迷風圍碁是也

下韋曜論

勢似兔宮

形如蛇穴

羸師延

敵運計乘虛

博奕為戲

典禁尤明

增闔闢縱

橫方圓動靜

李巖碁賦曰妙縱橫闔闢之機神出沒死生之變

唐李泌傳曰李泌召見帝

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蛛絲蜩甲

馬目雁行

上見黃庭堅詩下見馬融賦

綴五饒三

花六持七

上見

說佛法注下

古松流水

清簾疏簾

蘇東坡觀碁詩序云余素

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

也杜甫詩曰清

簾踈簾看奕碁

席上談兵

邸前懸幟宋黃庭堅詩曰席上

談兵較兩碁

何遜春渚紀聞曰碁待詔劉仲甫初次

錢塘忽於邸前懸一幟曰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

碁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

連敗數局

私易

以此償博負也時竟無與敵者

一子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曰永嘉余德麟與聶碧窓奕碁余屢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給聶云碁有

僕能碁欲試數著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以片紙

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

不凡記纂淵海曰呂元膺留守東都公退必手談會

有文簿公罷碁發遣見碁者易一子公明日謝客束帛

以遣

籠手熟視

捫鬚徐思

王安石碁詩曰熟視

籠兩手徐思捫長鬚

金溝銅池

玉壺銀臺

南史羊元保傳曰文帝好與元保碁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
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暴

見梁武帝賦

執暴手顫

爭劫神恬

宋方勻泊宅編曰朱行中秋試不利有僧曉容見之驚起曰後舉狀元也明年果薦省闈

優等惟殿試不如意日與同舍生圍暴每拈子欲下必

罵曰賊禿蓋恨容許之誤也一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

暴曰吾悵悶中誰能見之然士人立於門下不肯去行

中乃出客附耳語曰吾乃梁御藥門客特令奉報足下

卷子上已實在魁等行中唯唯而入執暴子手顫蓋緣

榮辱交戰故不能自持也世說補曰宋明帝賜王景

文死敕至景文方與客暴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恬然爭

劫竟歛子納奩徐言奉敕見賜以死以敕示客因舉賜

鵠曰此酒不可相

禁中引經

御前覆圖

廉宣仲揮麈餘話曰

勸遂仰飲而絕

沈之才者以暴得幸思陵為御前祇應一日禁中與其
類對奕上喻曰切須子細之才遽曰念茲在茲上怒云

技藝之徒乃遽敢對朕引經邪命內侍省打竹篦二十
逐出南史蕭惠基傳曰宋文帝時羊元保為會稽帝

遣褚思莊入東宮與元保戲

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

恚曳裴遐

忿歐劉樹

世說新語曰裴遐在周馥所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
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墜地遐還坐容止如常復
戲如故北史古弼傳曰上谷人上書言宜減上谷苑
園大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魏主與給事中劉樹
碁志不聽事弼忽起捽樹頭

破碁為局

碎瓦作子

齋書曰武陵王彞少年時貧無碁局乃破碁為片縱橫
以為碁局指點形勢遂至名品宋張世南遊宦紀聞

曰永福徐真君嘗牧牛山椒間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
至則有二人奕拱立良久遺徐碁子一叱令歸歸即精
解手談持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後

傍局開尊對

奕淩事

明歸昌世和陶詩曰道侶兩三人開尊傍碁局
山堂肆考曰富川人毛經仕為開封戶曹性

敏悟一日方與客對奕開封尹以疑獄就質令罷奕經
曰淩事奕碁兩不相妨呼二吏讀款目視碁局耳聽所
讀已而奕勝而處事
偽為不勝
常若未解

天中記
曰李道

古便佞巧官常以酒殺碁博遊公卿門角賭偽為不勝
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徐美之傳曰美之沈密寡言不以憂
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
拈子微笑
鼓

局大怒

世說新語補曰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
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

飲甚歡

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

師川曰

今日還須讓老夫下一著師川有媿色
記纂

淵海曰

李杓直與人碁而敗乃竊

數子嚙之

及呼尋問乃鼓局大怒
五更方淩局
四

子率成詩

南史蕭惠基傳曰齊高帝使褚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

至五更方沒

暴天洞覽曰王勃圍碁率下四子成一詩向人曰吾才奪造化一時百用皆可

眇方

罰之參差

見曙星之磊落

焚貂冠而不知

拂龍

顏而莫悟

爭劫則鶴翔燕起

取勢則蠖屈龍舒

用智則汗手凝思

入思則開目順應

原招悔吝則

抱朴興言

勞情思則吳儲發歎

增青桐對局叱叱

而談赤松臨枰仙乎奕

風神警亮不媿神童

名品卓高永推先輩

神遊局內俾縱橫以相生

意

在子先審虛實而遞變 攻彼顧我盡救應防拒之方
披亢擣虛神出沒死生之變

圍碁四

增類兵法

新語曰世言圍碁或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

者守邊隅趨方罫

碁而不起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碁而不起左右曰爾父見執不起

何也二子曰安有毀策而卵不破者乎

桑下圍碁

晉于寶搜神記曰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

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鹿脯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但酌酒置脯飲盡更

斟以盡為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顏依言往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

顏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邊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借文書看之見起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也

八絕

吳錄曰嚴武子卿圍碁莫與為比謂之八絕

舉碁

局下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在側武子問孫

之武子乃

中興第一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濟與濟

舉碁局下

中興第一

陽江霽俱善奕碁為中興第一

齋中授書

述異記曰朱道珍嘗為孱陵令南陽劉廓

為荊州參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畧無暫

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

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也廓讀訖失信

所在寢疾亦亡

獨步當時

燕書曰羅騰字叔龍工圍碁究其妙獨步當時

蒼頭秉

燭後魏書曰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圍碁棄日通夜不止蒼頭秉燭或睡即大加責杖奴後不勝痛楚乃白

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不敢暫懈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向京師之意而肆加杖責不亦

非理乎琛惕然慙感遂從許慰祖辭拙南齊書曰崔獻李彪假書研習間見益優

王遙光記室遙光好碁每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敢見也 碁頭師酉陽雜俎續集

曰梁有碁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陸奏碁頭師至帝方碁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然中使人遽

出斬之帝碁罷令師入中使至旦不輟 梁書陳慶之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 傳曰慶之字

子雲幼從高祖高祖性好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校定

碁品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陸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奕勝新羅

孔帖曰唐開元新羅國王死帝命邢璣弔祭又以國人善碁詔楊季鷹為副國高奕

皆出其下

碁局都數

夢溪筆談曰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數凡若干局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數

碁待詔

唐書曰順宗朝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射博碁奕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

既用事乃惡其與已儕類故罷之

獻賂求退

北夢瑣言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有

油客鄧姓者能碁其家粗贍重霸輒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諷鄧生曰此侯本不為碁何不獻賂以求退乃獻中金十錠

出人意表

集事淵海曰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碁冠絕當世然形神昏憊時人謂

之李慙奕碁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

名下無虛士

宋何遜春渚紀聞曰近世士大夫慕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

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為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慕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對仲甫曰仲甫簡乏翰林雖不出國門間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若審其人則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歎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

慕隱語

冷齋夜話

曰荆公在鍾山與道士奕慕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惟不能慕

山堂肆考曰宋林和靖每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

特慕隱語也

擔糞與著碁

作飯會

東坡志林曰張懷民與張昌言圍碁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

五百作飯會

木野狐

宋元懷拊掌錄曰葉濤好奕碁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

事率皆失業故人目碁枰以為木野狐

圍碁五

增詩唐盧延遜詠碁詩曰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嶮巖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迴星流遠聲乾下電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釋子蘭觀碁詩曰拂局盡涓時能因長路遲點頭初得計格手待無疑寂默親遺景凝神入過思共藏多少意不語兩相知鄭谷寄碁客詩

曰松窓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
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張喬送綦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曰海東誰敵手歸去道
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窮荒迴日月積水載寰
區故國多年別桑田復在無 李洞陪鄭侍郎話詩著

綦詩曰落葉濺吟身會綦雲外人海枯搜不盡天定著
長新月上分題徧鐘殘布子勻忘餐二絕境取意鑄陶
鈞 又宿葉公綦閣詩曰帶風綦閣竹相敲局瑩無塵

拂樹梢日到長天正未斷鐘來嶽頂劫須拋挑燈雪客
棲寒店供茗溪僧熱廢巢因悟脩身試貪教不須焚火
向三茅元稹酬段丞與諸棊流見贈詩曰鳴局寧虛
日閒窓任廢時琴書甘盡棄園井詎能窺運石疑填海
爭籌憶坐帷赤心方苦鬪紅燭以先施蛇勢縈山合鴻
聯度嶺遲堂堂排直陣滾滾逼羸師懸劫偏深猛回征
特嶮巖旁攻百道進死戰萬般為異日玄黃隊今宵黑
白棊斫營看迴點對壘重相持善敗雖稱怯驕盈最易

欺狼牙當必碎虎口禍難移乘勝同三捷扶顛望一詞

希因送目便敢待指蹤奇 劉禹錫觀棊歌曰長沙男

子東林師閒讀藝經工奕棊有時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誰能知今年訪予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事愁日長白晝懵懵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鬪智不覺遲景沈西牆自從仙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

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臺閣有知音悠然遠

起西遊心高山夏木陰寂寂好處徘徊駐飛錫忽思爭

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藹藹京城在九天貴遊豪

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白居易

易棊詩曰山僧對棊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語時聞

下子聲 張籍美人宮棊詩曰紅燭臺前出翠蛾海沙

鋪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 杜

牧送國棊王逢詩曰王子紋楸一路饒最宜檐雨竹蕭

蕭嬴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柱

史鏐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

銷 又曰絕藝如君天下少閒人似我世間無別後竹

窓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圖 杜荀鶴碁詩曰對面不

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己自貪生得勢侵邊

遠乘危打劫嬴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宋王禹偁

送侍碁衣襖天使詩曰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華

清地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翻碁勢對面千里為

第一獨飛天鷲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
御製中侍宣來示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
軍法既戒貪心又嫌怯惟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
戈甲 石介觀棊詩曰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試坐
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竒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
枰上奚足勞經營 邵雍觀棊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
勝負心一條玄妙路徹了沒人尋 王安石贈葉致遠
詩曰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

懾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
碁經著在手碁設傳滿篋坐尋碁局打側寫碁圖貼攜
持山林屐刺擿溝港艤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筴縱橫
子墮局膈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擔牧奴停晏饁旁觀各
技癢切議兒女躡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熟視龍兩
手徐思撚長鬚微吟靜惛惛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
斧柯掌爛浥趨邊恥局縮穿腹愁危業或撞闕以攻或
覷眼而摩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

俄連接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翫然悟且歎此何宜

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
牒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又棊詩曰莫將戲事擾

真情且可隨緣道我羸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
虧成 蘇軾觀棊詩曰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

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戶外屨二不
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
魴鯉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

哉聊復爾耳 鄭俠觀棊詩曰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
門數竒藏日月機發動乾坤對面知為敵渾輸却有翻
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隻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
令投險勝寧抵被圍奔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尊傍觀
饒好著當局柰嗔言慙媿中孚信幾危大壯藩坐觀成
敗者安得不驚魂 黃庭堅棊詩曰偶無公事客休時
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

參橫月落不曾知 陳造雪夜與師是棊詩曰投醪士

或醉說梅人不渴窮途餘樂事不受憂患過詩可供呻

吟棊亦識死活朝來喜雪句神藥胎可奪一枰與兒晤

斷無市聲聒既免沈舟援不作賭墅謁指冷良易忍眼

花苦為孽疏置仍作罫隨意略細閱瓜葛勝負間時亦

近屑屑策幾奇兵鏖地比弱王割吾非江左管舐犢愈

愛說升沈作豐悴今古無成說家居鼓吹具藉以保晚

節掀顙得一笑為汝倒蕉葉袖手聽殘更紅麟晧晴雪

元黃庚棊聲詩曰何處仙翁愛手談時間剥啄竹林

間一枰子玉敲雲碎幾度午窓驚夢殘緩著應知心路
遠急圍不放耳根閒爛柯人去收殘局寂寂空亭石几
寒葉顚圍棊詩曰圍棊白日靜舉袂清風吹神機衆
未識妙著時出奇我老天宇內白雪凝鬚眉坐閱幾輸
贏歷觀迭興衰古今豪傑輩謀略正類棊局終一大笑
驚起山雲飛明王履石棊局詩曰奕仙何處石枰空
細細松陰婉婉風豈為商山難固蒂共呼風雨上飛龍

郭登棊詩曰怕死貪生錯認真運籌多少費精神看
來總是爭閒氣笑殺旁觀袖手人 吳寬觀奕詩曰高
樓殘雪照棊枰坐覺窓間黑白明袖手自甘終日飽苦
心誰惜兩雄爭豪鷹欲擊形還匿怒蟻初交陣已成却
笑面前岐路滿蘇張何事學縱橫

原賦後漢馬融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三尺之
局為戰鬪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拙者無功貪者先亡
先據四道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

連雁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
不食反受其殃雜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為所唐
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
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營惑窘乏無令詐出深
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碁賦曰昔班固造奕旨
之論馬融有圍碁之賦擬軍政以為本引兵家以為喻
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
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

魯班所造規方砥平素質玄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
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
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
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為場頻
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
鬪共生皆目并也持棊合圍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
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
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為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蔡洪園棊賦曰命班倕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
象於四方位將軍於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
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徒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
采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玄籌玩服色尚駢駒旅進
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
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又類狡兔之繞丘散象
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
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奕鬱掌南指

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棊是陳
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
發誼譁噪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
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關奔競勢使揮謙攜手
詆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儀之極要
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
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隆嵒浪傳崋岑山結沓如霧分
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

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
死而稱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
以之贊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碁賦曰圓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
犀子則白瑤玄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
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
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戒術而好鬪非智者之所為運
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碁之出手思九事而

為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
助彼而為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
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疎勒之速遭甚白登之困辱或
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
待兔或有少暴已有活形失不為悴得不為榮若有苦
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
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
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必俛耳而固

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
如玉壺銀臺車廂井闌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令之可觀
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
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
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撇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
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祕 陳宣
帝圍碁賦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鵠依枝類林麓之
隱隱匹星漢之離離蠡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而反

走或先羸而後濟 增唐吳大江圍碁賦曰奇謀入妙

巧思參玄雖一枰之可美起三隅而邈然似將軍之出

塞若猛士之臨邊及其進也則鳥集雲布陳合兵連或

參差而易浹或齟齬而難便開馬眼以防後張虎口而

遮前磊磊似玉石之相飾粲粲若衆星之麗天爾其深

思遠慮知白守黑以仁義為反道用譎詭為明德或意

在東西而偽擊南北類行藏之通變同陰陽之不測於

是且侵且戰不恃不平雁行絡繹魚陣縱橫寧扶危以

救死不貪敗以喪生或偏攻於略地或專命於用兵或
輓轡以成劫或宛轉而入征雖勞形而竭思固難得以
言名及夫雌雄有沒疑多勝寡心悠揚而不定意沈吟
而未下名不可竊智不可假千慮萬計復何為者行必
量力動則相時其措意也屢巧其適變也多姿勢出心
外命懸手中圍初開而復閉路欲塞而不通伊仁智之
可翫豈造化之為功使夫離婁喪睹隸首迷術公子罷
宴而驚視樵客入山而忘出 傳夢求圍碁賦曰待隱

之園神仙所都世隔兩塵維以逍遙云爾飲過三爵不
有博奕者乎於是巍巍邃翁黃扉鉅儒召曲阿之仲子
延相水之堯夫枰設紋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爐值天清
而地僻命對壘以為娛小子不敏拜賜良圖抽毫進牘
以博胡盧夫其取法象於天地分剛柔於陰陽參駢羅
於列宿措經營於四方衍圖書之定位非巧厯之能詳
頗牧生乎尊俎良平生乎帷幄轉盼變乎風雲倏忽交
乎電電乃局面之一新豈依傍而保角若夫揮戈退日

指掌回天寶鑑造形而炳髮鸞刀迎刃而割鮮譬當路
之不遐何浚機之復連蹇至如中外戒嚴連烽繹騷蜀
道之難若破竹秦關之卒如燎毛韜神機於密授見一
著之孤高別有龍戰收功虎穴得子倒載干戈勝心不
起享乾坤之清夷悟盈虛之妙理期大雅之明哲誠國
手之擅美嗟夫智者創法萬變無形達人大觀一順無
情稽古今之因革等陵谷之紛更通無方之妙用均多
岐之錯行於是翁也首肯尊俎無聲相與推枰而一笑

目送浮雲之遐征

原文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弘而說之
舉其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
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
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預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
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洩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
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
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三分有二釋

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補續雖敗
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
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奕碁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
之紀旌旗既列權利蠶起絡繹雨集魚鱗雁峙奮維闡
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偽旋卓轢駢列羸師延敵一乘虛
絕歸不得合廼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
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碁既捷四表自

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
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埽彊禦廣略土
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
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
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謀收奔攝北還自保固
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
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莫
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羽

之失吳王之尤也持棊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輦也 增唐皮日休原奕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必然也 明馮元仲奕難曰從前十九路云何而

有所住然余其返之太素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
什麼處難曰方四聚五花六持七云何肇於一然余其
太虛為室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難曰舉棊不
定作伏抵巇何以披之然余亦烏能知林麓隱隱星漢
離離入類狡兔之繞丘乍似戲鶴之干霓難曰子胡不
精而很登絕巘馳峻坂然余損之又損寧學步蹇歸效
顰醜女難曰子胡不脫胎換骨逼人吐吐然余不知四
伐九伐飾遁偽疑聲手俱發難曰子胡不突圍橫行乘

悛指揮然余不發殺機祇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圍
難曰子胡不深其壘伏蒿矢出不止不止然余幸逃
於東奔西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難曰子胡不設詐坑
屈人兵然余不操奇贏與世爭唯其無所爭故能入於
不死不生難曰子北矣胡不仰人鼻息大呼求救然余
不近華胄怯訶詬寧當機不讓頻戰累鬪難曰子胡不
工十三篇妙藉手傳然余何暇焉混沌譜但欲眠昔與
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難曰子胡不埽爾軌塞爾允

閉目不視然余行行且止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原序梁沈約碁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竒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

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
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增宋宋
白奕棊序曰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焉奕
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
喻大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
興亡之基枯棊三百微則微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
奕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
謂也勢者強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

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中懸絕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速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洩安危之理

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則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

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為善矣乎
原啓梁任孝恭謝示圍碁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
陰在漢柱礎先霑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
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
愚才歸末品效嚙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
內媿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
食空貴長安之米

原銘後漢李尤圍碁銘曰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

閒玩弄遊意局為憲矩棊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
增評明馮元仲奕旦評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有吹
笙過者不知奕道是語也齊東乎不得不以此道推鼻
祖也褚胤七歲入高品奕中天士也王粲覆局不誤一
道奕中神人也王積薪繫局馬驢間徵道上餅餌奕中
魁宿也滑能為上帝所取奕中香案吏也王中郎坐隱
林道人手談陸象山悟河圖奕中辨才也蘇養直今日
讓老夫一著李巖老四脚棊盤人數局我始一局鍾山

道士持碁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及坡公喜敗
奕中之柱下史漆園吏也奕中有三老五更如祖納之
忘憂李訥之弄子忘患陳亞之手寒呵子武陵王昇之
破荻阮茂弘之局劫亦急素羌之不輟尹文子之喻智
潘茂名之立觀到漑之低睡似懸風槌是也奕中有國
士如殷仲堪之能看梁武之素工丁晉公之酷好蔡顥
葉濤之等妙是也奕中有伉俠如王大令之窺豹何尚
之之救褚胤是也奕中有達伯如阿戎之視奕阮嗣宗

之淩賂是也奕中有通人如毛經之目視碁局耳聽淩
獄謝太傅之與過賭墅費禕之對戲無倦張茂先之推
枰袁羌之荅易義是也奕中有梟將杜夫子在西京為
天下第一有選首江霽中興第一有都匠羅騰獨步當
時有算博士褚思莊巧遲有千里豹王抗速思取勢有
人中龍則吳之嚴子卿馬思明爾時呼為奕聖是也乃
若不韻則王司空與子爭道擔夫也沈之才弄經被淩
纍囚也黃魯直誓黔江鄉愿也荆公不如且已羸師也

崔慰祖辭拙宿猾也謝弘微投局於地古弼捽劉樹頭
司馬行酒曳遐鈍漢也乃若宵人者流則羊元保補郡
弄臣也王叔文侍東宮婦寺也陳遂償博陪僕也候真
路如安重霸賈豎也亂局如陳寶守錢虜也偽輸如李
道古故拙如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賈元晏佞子也乃若
五禁者管子投具者陶荊州迷風者賈誼見智者淮南
曠日者韋曜役心者李旼惜寸陰者王隱之不解著暴
擔糞者林和靖非撮囊則朽人非白丁則吠夜犬也是

皆俗物來敗人意者也乃若方外張倩永嘉山二道士
橘中二叟孤山老姥婦女二童爛斧柯仙仙乎奕也鳩
摩羅什空處起子作龍鳳形法遠禪師升座說法禪戲
奕也張清精敏龍吐棊經蛻牙龍角奕之鬼董狐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謹案第二十一頁後五行勢迴星流遠刊本星流訛流星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因君臨局看鬪智刊本智訛志據劉賓客集改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陳宣帝刊本陳訛梁據陳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 欣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